

蘇聯的實事和 美國的童話



費 希 著 · 林 秀 譯

生活 · 讀書 · 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450

5540

蘇聯的實事和美國的童話

費 希 著
林 秀 譯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聯書店

Г. ФИШ
СОВЕТСКАЯ БЫЛЬ

莫斯科國家兒童書籍出版局一九五〇年版



版權所有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出版

北京西總布胡同29號

*

1951年8月在北京印造初版

3211×4811 1/32 • 160定價頁 • 總號973 • 分號Q52B

●001—8000冊 • 定價5000元

*

三聯 • 中華 • 商務 • 開明 • 聯群聯合組織

中國圖書發行公司發行

目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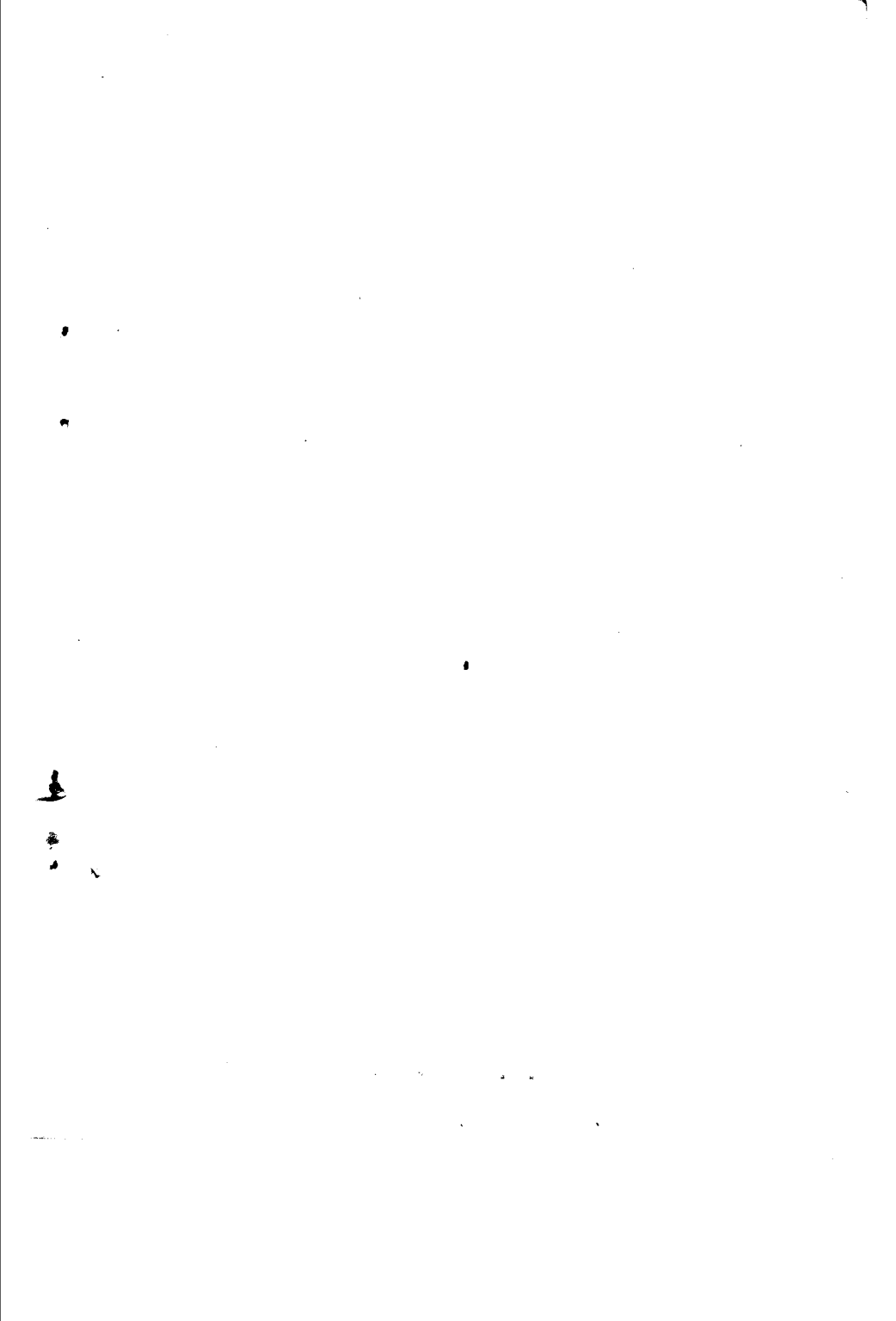
惡毒的龜甲蟲和特勒諾慕斯

寶貴的試管	三
龜甲蟲的爲害	四
瓦斯的進攻	六
大哈里托尼葉夫斯克街上的一個辦公室中	一三
特勒諾慕斯	一四
我們所不知道的	一五
奇怪的郵包	一八
回到第一章	二一
龜甲蟲打倒權威	二四
嬌生慣養的小姐	二七

寄來的包裹越來越奇怪了.....	六
寄：奧德薩三十六區全蘇選種遺傳研究所.....	完
大不幸，別勒諾慕斯和普拉斯柯維亞·伊凡諾夫娜的五一節.....	毛
森林中的雞！.....	國
偉大的母雞討伐隊.....	考
意料之外的數字，老頭子和老太婆.....	五
謠言、恐慌和龜甲蟲錢.....	五
「冷天」和熱天.....	六
最後一章.....	究
蘇聯的實事和美國的童話	
麥穗、黃金時代和誹謗.....	七
「小麥女王」、吉赫文爭奪戰、飛機撤退橡膠草種籽.....	八
生命之路和縫在披風中的馬鈴薯.....	九
功勞、剛勇、光榮.....	一〇

九萬九千三百五十七個郵包和新的發現.....	二三
俄羅斯小麥怎樣救了阿美利加？.....	二七
院士維廉姆斯的茶匙，達爾林頓之流的驚人的無知和美國參議院的決定.....	三五
全蘇植物栽培研究所的巨著，白海海邊的甘果櫻桃球，米邱林的夢想.....	三三

惡毒的龜甲蟲和特勒諾慕斯



寶貴的試管

一九三八年秋，列寧格勒開往奧德薩的列車的一個車座中，坐着農業科學碩士阿列克賽葉夫同志。

他的手時常放到上衣的口袋上，摸摸袋裏的試管是否完整。他非常害怕把它丟失或者打碎。阿·列克賽葉夫同志和這個試管寸步不離：到月台上去，上餐車吃飯都帶在身邊。

有一次，他覺得試管敲破了，立刻嚇得面無人色；心也幾乎停止了跳動。他抖着手把試管從袋裏慢慢提出來。

這是一場虛驚——試管並沒有打破。

科學碩士非常高興，他注視着試管，把裏面裝的東西點了一遍。試管裏裝的是黑色的蒼蠅一樣的小蟲，很小很小，一共四十二隻。

阿列克賽葉夫同志的這種舉動，如果四週的人知道烏克蘭廣大田野上的收成都靠這個試管來搶救，其中這幾隻像蒼蠅那樣的小蟲正是莊稼的「救星」，他們就不會奇怪或者覺得莫明其妙了。

科學工作者阿列克賽葉夫同志給它們取的名字好像一句咒語：特勒諾慕斯①。

當這些淺黑色的特勒諾慕斯有一隻偶然飛出試管，在東窗的玻璃上亂撞時，阿列克賽葉夫同志真是緊張極了，他唯恐闖下大禍似的戰戰兢兢捉住牠，放回試管中。千萬不能使特勒諾慕斯受傷呀！

如要瞭解阿列克賽葉夫同志的這種舉動：他為什麼要帶這些蟲，老是摸口袋？為什麼這隻試管這樣寶貴？他對拉丁文「特勒諾慕斯」做名字的小蜂這樣愛護備至是什麼原因？請看下面幾章。

龜甲蟲的爲害

快到年底的一個晚上，烏克蘭某一個村子中有兩個老頭子在雪地上慢慢走着，他們一邊走着一邊談論自己的老伴。

「近來，我的老太婆不知道怎麼搞的，」鬍子已經花白了的農場實驗棚主任巴夫洛說。「近來

① telenorus——一種卵寄生蜂的屬名。——譯者。

我的老太婆不知道怎麼搞的，」他重說一遍，「連麵包都做不來了。四十年來，味道總是再好沒有，可是近來簡直不能上口……真是糟蹋了好好的麵粉！」

「我的老太婆也不成話，」他的同伴也有同感地說，「這幾天做饅頭，麵粉總是發不起來——哭也沒有用，隨便那種酵母都不起作用。味道簡直要噁心。簡單地說，過新年的快樂都給它打消了！但不多幾天前，她還是做得很好的。」

在這些十二月的日子中，當老頭子們埋怨自己的老伴時，莫斯科的一家麵包店（店名不必說了，因為這不是它的過錯）也發生了一件小小的風波。

一個顧客把買了去的麵包捲拿回來，放在櫃台上要求掉換。

顯然麵粉發酵發得不好，做成的麵包無法下嚥。但這情形並非一家如此；不滿意的顧客也不只他一個。

事情很快就弄明白了：原來，做麵包用的麵粉的麥粒受到了惡毒的龜甲蟲的侵害，一百顆麥粒只要有三顆受到蟲害，麵包就會失去滋味，麵粉發不起來，任何酵母都不中用。而且這些麥子的顆粒都變得乾癟、中空、毫無用處的了。

去年夏天，烏克蘭有幾十萬公頃的麥田受到龜甲蟲的侵害。麥子不結實，許多集體農場都顆粒

無收。

革命前，俄國的農田一直受着龜甲蟲的災害，人們把牠看作地震一樣可怕。

「災害接連打擊阿哈耳次赫斯克縣，使我們人人感到恐怖。長期的地震和龜甲蟲害，使該縣居民陷入了非常悲慘的境地。」——一九一三年高加索的報紙這樣寫着。

在普里柯米，人們拋棄受了蟲災的自己的土地，去租種一百五十公里以外的田地；他們一年幾次成羣結隊到那裏去工作。

災區的地價下跌了十分之九；居民都逃荒到別地去。

科學家莫克羅席茨基在昆蟲學家大會上報告克里米亞的狀況道：

「爲了和惡毒的龜甲蟲鬥爭，除我之外，韃靼人請了巫師，正教徒請了神父，並且打了個電報給約翰·克羅斯達天主教。他們做「他們的事」，我做我的事。」

應該加一句，龜甲蟲也做了牠自己的事，上帝並沒有幫忙！

瓦斯的進攻

如果有人不知道斯大林諸州與耳京斯克區在一九三八年六月間發生過什麼事而想通過這地方，他一定會弄得莫名其妙而和人們發生爭執的。在這區中的某一條道路上，人們請他停止前進，嚴格地對他說前面走不通。

「爲什麼？路壞了？還是橋坍了？」

「惡毒的龜甲蟲。」

奇怪的回答。

如果他設法瞞過路上的警衛人員愉愉地再向前去，他一定會覺得更加奇怪，因爲人們都戴起了防毒面具。

這個好事者一定說不了幾句話，人們就拿一付防毒面具請他戴起來，因爲這裏放了毒瓦斯；而三氯代硝基甲烷有多麼危險，是每個學童都知道的。

這樣，對龜甲蟲的爲害進行了鬥爭。指揮作戰的是精力充沛、皮膚晒得黑黑的斯杰潘·季莫菲葉維奇·馬特柯夫斯基。

但是雖然他的命令被一一澈底執行，蟲災的消滅仍舊渺茫得很。現在我們得說一說這位馬特柯夫斯基是誰；他是怎樣來領導這支軍隊作戰的。

十天以前，當他緊張地工作了一星期，正準備和太太歡度休息日的時候，突然電話鈴聲響了起來。

這是選擇遺傳研究所打來的，請研究所昆蟲實驗室主任的他馬上就去。是研究所所長特羅菲姆·傑尼索維支·李森科叫他。

當馬特柯夫斯基走進辦公室，李森科遞給他一份電報：

「加急。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科學院院士李森科。請速派專家參加防治龜甲蟲災。奧耳京斯克區黨委書記。」

馬特柯夫斯基看完電報，李森科問他道：

「你看這事情怎麼辦？」

「依我看來，他們自己無法防治，因此想保一保險，就找研究所來了。可是研究所也幫不了忙。」

「這種惡毒的龜甲蟲到底是一種什麼樣的蟲？」

「我去拿給你看，在我們的場地上有幾隻標本……實驗室也收集得有幾隻……」

他們去看龜甲蟲的究竟，在路上，馬特柯夫斯基把他所知道的一切都告訴了李森科：

『龜甲蟲，是一種會飛的淡黃色的大甲蟲，飛行能力二十五公里，最高可到二百公里。牠的外表很像一隻烏龜——龜甲蟲的名稱就是這樣來的。這種甲蟲吮吸莖葉；幼蟲則吸穗汁。小麥、裸麥和大麥的葉子被吸後就發黃，枯萎，捲縮起來；麥粒也不成其爲麥粒了。受過地害的麥做成麵包，吃了會頭痛，手足也會麻木。』

『龜甲蟲的出現有週期性，冬天在農田附近的樹林中過冬。』

『從各種材料看來，跟龜甲蟲進行鬥爭的方法還不完善。牠的拉丁文名字叫做 *coryaster in-tegriceps* 從前也有人叫牠霍登托特蟲(*correitor*)。』

『是這樣的東西！』李森科說。『我的意思，你，斯杰潘·季莫菲葉維奇，必須立刻就到那裏去，盡你的力量幹一幹吧。可是要想一想：你大概一輩子也沒有見過，僅僅一天功夫，那裏就有那麼多龜甲蟲……』

當天馬特柯夫斯基就動身到奧耳

京斯克區去了，這是在烏克蘭共和國
的斯大林諾州。這地方正鬧着龜甲蟲
的災害。



這種甲蟲吮吸莖葉：
幼蟲則吸穗汁。

一公頃有十萬隻龜甲蟲。有些地方甚至還多一倍。

斯大林諾州、烏克蘭農業人民委員會、蘇聯人民委員會以及各團體的代表早已來到了災區，但他們不知道如何是好。他們各派觀察員跟着馬特柯夫斯基，看他怎樣做。

這些觀察員把馬特柯夫斯基的一舉一動都通知自己的代表團。

馬特柯夫斯基飲食無味，變得非常神經質。不用說——所有的人都等着他的決定——他作為奧德薩選種遺傳研究所的代表，具有着莫大的威信。研究所的建議歷來都使集體農民得到不少好處，而現在……

馬特柯夫斯基盡了所有的力量：夜裏只睡很少時間，白天在田野上晒在灼熱的烈日下。他拿出一切辦法，每天有新的發現，而……而這一切對惡毒的龜甲蟲完全不生效力。

用煙葉灰和泥灰拌和，撒到農田上。沒有用！

氯氣，苯，硫酸尼古丁，石炭酸——都試用過了。挖了小溝。

使用捕蟲器捕捉，結果只有損傷了莊稼。

幾千個人用手捕捉。

看來這是最有效的辦法了。但一個人一天能捉多少？

捉到的蟲，在路邊生起大火燒死。

但惡毒的龜甲蟲對這種迫害毫不介意（數目實在太多了），仍舊肆無忌憚地作惡。後來馬特柯夫斯基提議用瓦斯來燻，但是窒息性的瓦斯也無能為力。看來牠好像有靈符護身，不可戰勝似的。

毀滅了幾千公頃莊稼，牠們騰起身來飛到森林中冬眠去了。

一九三九年，牠們必將再度出現，數目也一定還要多，而對為穀物的豐收而鬥爭的人們，禍害一定還要來得大。



捉到的蟲，在路邊生起大火燒死。